

中華民國十年五月初版

偵探小說

衛生俱樂部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不
准
翻
印
版
權
所
有

譯者 吳門周瘦鵲

編校者 吳興包醒獨

發行者 國華書局

印刷者 國華書局

分售處 各省大書局

總發行所 國華書局

上海馬路四

周序

天下殺人之利器。人無不知其爲刀也。劍也。槍砲也。殺機旣動。肝腦塗地。雖千百人無以自保。歐洲血戰五年。殺人之利器尤夥。若有惡魔立人後。日以磨牙吮血爲快。人之死於毒氣炸彈與機關槍無聲砲之下者。不知幾千萬人。血飛肉舞。腥聞半世界。亦云慘矣。乃世有不用刀劍槍砲以殺人而爲禍之烈。正不亞於刀劍槍砲者。如吾衛生俱樂部中之康得醫士。是觀其以刀圭殺人與磨牙吮血之惡魔何異。至其外表固猶一愷惻慈祥之醫士也。是無惑乎。今世之人多有蒙善人之假面具而作奸犯科者矣。幸天奪其魄。卒致敗露。有大法焉。處以應得之罪。則又不得不歎天網之疏而不漏有罪者。卒無所逃其罪也。返顧吾國庸醫之殺人。滋烈一年。間無辜男女橫死於庸醫之手者。不可僂指數。雖由術之不精。非如康得。

之。出。於。有。意。而。殺。人。喋。血。其。揆。一。也。安。得。盡。執。此。曹。一。一。置。之。於。法。哉。書
成。爰。綴。數。言。以。誌。吾。感。辛。酉。四。月。瘦。鵲。識。於。紫。羅。蘭。菴。

貢序

周子瘦鵑。當代著名小說家也。每有著作。輒殫精竭慮。力據上游。而尤以偵探一門。爲最擅勝場。余心儀久矣。茲有衛生俱樂部之作。付國華書局出版。而索序於余。余就是書展讀再四。始知所謂衛生俱樂部者。乃一殺人之機關。部也。殺人者。誰曰。來部治病之人也。醫生也。被殺者。又爲誰曰。亦來部治病之人也。曷爲殺人。曰。爲欲得其金錢。與財產也。欲得其金錢。與財產。於是乎。不得不殺。人也不殺。則不得。於是乎。多一人挾金錢與財產。卽多斷送一條生命矣。夫殺人劫財。爲世界恒有之事。烏足奇。然殺人劫財。於治病之地。則奇。苟使殺人劫財者。爲非在俱樂部中。之人。仍不奇。而殺人劫財者。卽爲在部治病之人。與治病之醫士。則奇。且殺人之利器。愈演愈慘。劫財之手。術愈變愈幻。匪惟被殺者。莫知其生命。送於誰何之手。

卽同是殺人之。人至此亦不能測其究竟。則又奇而又奇。以吾觀之。衛生云乎哉。送死而已矣。俱樂部云乎哉。屠宰場而已矣。周子所述書中事實。皆屬奇案。而絕無一則相同。更無一事能測。然則彼俱樂部中殺人之武器。固利而周子記殺人之筆。則尤利。蓋吾謂畏周子之筆。有更甚於畏殺人之器也。是爲序。

中華民國十年五月江都天懺生貢少芹序於滬上國華書局

衛生俱樂部 目次

-
- 第一 彈簧椅
 - 第二 黃銅盤
 - 第三 玻璃球
 - 第四 自殺歟
 - 第五 骨灰
 - 第六 金屬小盤

偵探
小說

衛生俱樂部

吳門周瘦鵑譯

我是個幻想家。又是個內科醫生。當我四十歲的當兒。承襲了祖上的遺產。就此把我心中多年的計劃實行起來。在哈李司第特附近。買了一塊很大的地皮。造一所富麗堂皇的房屋。當這房屋落成之後。我聯絡一個同道的醫生。來佈置一切。又得着幾個醫生的幫助。就開了一所衛生俱樂部。這時正是一八九零年的春天。說起這部中的規則。無論年歲長幼的男女。都可以到部中來。得着他們必要的境界。入會費是五十鎊。年會十鎊。但有一要點。就是凡要來做會員的。雖不論男女。但必定是病人。這種計劃。我本籌論了許久。但有許多的醫生。或是沒有這意思。或是雖有這意思。却沒有實行的勇氣。祇有我一個朋友。名叫甲特威特。很和我同意。我既襲了遺產。就和他合力進行。創辦這所衛生俱樂部。這部中最出色之點。有最新最流行的各種醫理。並有科學的空氣。我回想當初。很有些醫生。爲了病人空氣的問題。很費躊躇。或是叫病人航海。或是叫病人在家養病。倘若那病人聽醫生說。必須航海更換空氣。就是實在不能旅行。也不得不勉強一行。更有些病人。搬到近杉木林

去。還有些病人遷居到山上。但是各地的空氣。有乾有溼。有冷有熱。各個病人所需的空氣。又各有不同。這其中就大費醫生的調度。和病人遷移的困難了。但是我們這衛生俱樂部中。用我們科學的方法。造出各種適宜的空氣。有熱有冷。有潤澤的。也有乾燥的。他如礦質水。亦復具備。總之凡有關於病理的。各種科學方法。一樣也不缺少。這種規模。可算得很大很好了。可是也煞費苦心。我費了多年幻想。再有甲特威特的幫助。方纔可以成功。創辦一件事。本來是很難的啊。當我們這俱樂部開幕之初。會員約有一百人。不到一年。住在部中的。就有三百人的光景。這許多病人。不過祇有些小病。因為住在部中。既可得着醫生隨時的看護。又可有很大的閱書室。和聚餐室。還有很寬曠的草地。供他們的散步運動。所以他們樂于住在部中了。可是我有了這許多會員。我強健敏銳的神經。就時時受着感觸。因為他們當中很發生了幾件奇案。到了那時。我不僅做他們治病的醫生。還得做他們探案的偵探。因此我和我的助手很冒了幾次危險。到了今日。我偶爾想到從前。還覺得神經震動呢。以下所記的幾件案。都是我們最有價值的經驗。（原序）

第一 彈簧椅

海倫特辣福夫人是我們部中最初的會員。他生得很爲美麗，真是一表人材。年紀約摸有三十歲光景。他家本是赫李頓貴族。夫家也很有資財。他父親是赫李頓伯爵。單生了這一個女兒。但他有三個兄弟自己也生了兩個兒女。想他既是貴族的女兒，又有資財夫婦之間也很相得。人生的幸福他差不多都有了。只可惜有一件事還是美中不足。原來他體質不强。時常生病。病的起點却是神經衰弱。夜間不能安睡。日間也就精神困頓了。所以他第一次看見我們這衛生俱樂部廣告就以爲是治他的病的獨一機會。立刻到部中來租定一間最舒服的病室。海倫夫人對於同會的人很有禮貌。心地也很和善。不多幾時部中的人沒一個不贊揚他。似乎把他當做部中的福星了。海倫夫人又善於唱歌。各種遊戲又很精明。真能穀使得愚魯的人變成聰明的。人憂愁的人變成快樂的人呢。海倫夫人在同會的人當中最注意的就是梭司沙突斯。用不着說他也是到部中來養病的。說起他的身世也很有趣。他住在威卜爾登附近一所大房屋內。那所房屋人都喚做蘿屋。他不但是一個富翁。而且是個收藏家。英格

蘭最著名美術的寶物。他却收藏不少沙突斯和海倫夫人見面不久就做了很要好。的朋友時常坐在一道兒談論些珠寶的事情。這些珠寶都是子孫相傳視同無價之寶的。至于他們二人的精神却各有不同。沙突司並不像海倫夫人般抑悶無聊。所以甲特威特說他並沒甚麼大病。有幾次沙突司目光閃爍似乎很爲凶暴于此更可見得甲特威特的話確然有些可信了。甲特威特曾經說道沙突司那人我很不贊成他。並不願海倫夫人和他認做朋友。我聽他說這話就向着他道。這個關你甚麼事。你能去過問甲特威特聽我這般說當下很很的望了我幾眼。甲特威特的爲人本很奇實。我也不和他多說。再說他的形狀他年紀還輕面目清秀頭部很大一雙藍灰色的眼睛很有神光是個富于思想的樣子。平時對于病人很爲貼已。所以病人很相信他。他的性情很靜默不多說話。那時他看了我幾眼就站將起來道。我看沙突司對于海倫夫人定有甚麼意思。但是我也不去多管。我還得留些精神幫助我那病人。約翰伊格辣姆呢。我道你提起了他。我又不得不說你了。這也是你多事啊。甲特威特道這却不是。我多事爲着朋友起見。我不得不這樣呢。我道他現在的體質怎麼樣了。甲特威

特道倫若能再住在部中一定可以復原停了一會。我道伊格辣姆的入會費不是你替他付的麼？甲特威特道：我替他付入會費，你以爲怎樣呢？我們正說到這裏，聽得迴廊中有個病人的腳步聲音，我們也就不再往下說了。那天晚上，海倫夫人和沙突司又暢談了許久，所談論的是一只箱子，名叫加塔立尼。箱子這只箱子藏在赫頓家已有好多年。當他們談的時候，伊格辣姆和我也都在旁邊聽着。據海倫夫人說，這只箱子是用很希罕的瑪瑙石造成，上面鑲着許多鑽石、紅寶石、藍寶石、翡翠。這只箱子的價值于此可想見了。

幾天之後，這三個人因爲病已全愈，就告辭出部。海倫夫人回家去和他的丈夫兒女等聚首去了。沙突司仍舊去管理博物院。至于伊格辣姆，本是城內的一個掮客，也仍然去幹舊營生了。

衛生俱樂部是在一八九零年的春天開幕到了那年秋天，我第二次看見伊格辣姆。原來有一天下午的五六點鐘，伊格辣姆忽然闖進我的談話室，大聲喊道：請你寬恕我。甲特威特恰巧出去了，就請你告訴他一聲，說我已交了好運了。我道：伊格辣姆，你

莫。這。樣。匆。忙。且。請。坐。下。來。你。究。竟。交。了。甚。麼。好。運。啊。伊。格。辣。姆。道。卡。羅。醫。生。你。們。都。曉。得。我。是。個。窮。人。若。非。甲。特。威。特。幫。助。那。能。住。到。這。部。中。來。呢。可。是。現。在。我。可。發。了。一。筆。財。了。因。爲。我。已。得。着。七。千。鎊。的。五。厘。回。扣。就。是。三。百。五。十。鎊。之。多。呢。我。道。你。怎。樣。能。得。着。這。回。扣。呢。伊。格。辣。姆。道。詳。細。的。情。形。我。可。不。能。說。因。爲。我。已。應。允。替。人。謹。守。祕。密。但。是。我。所。說。的。都。是。實。話。明。天。我。或。者。再。到。這。裏。來。我。可。把。支。票。給。你。看。那。麼。你。總。可。相。信。是。真。的。了。現。在。我。可。要。走。了。等。甲。特。威。特。回。來。務。必。請。你。把。這。件。事。告。訴。他。要。緊。我。當。下。答。應。等。到。甲。特。威。特。回。來。我。就。把。方。纔。的。事。告。訴。他。一。遍。他。聽。了。就。道。可。惜。我。沒。在。家。不。能。和。他。細。談。這。件。事。的。內。幕。必。然。含。着。許。多。隱。情。我。道。你。爲。何。這。樣。說。呢。甲。特。威。特。道。那。個。西。班。牙。人。和。這。件。事。定。有。關。係。我。道。你。的。意。思。我。可。有。些。不。懂。了。甲。特。威。特。道。你。想。沙。突。司。和。伊。格。辣。姆。同。住。在。這。裏。的。時。候。二。人。並。不。要。好。我。却。也。很。不。信。任。沙。突。司。到。了。如。今。沙。突。司。何。以。又。照。應。着。伊。格。辣。姆。呢。我。道。你。未。免。多。疑。心。了。伊。格。辣。姆。所。得。的。回。扣。何。能。決。定。就。是。沙。突。司。的。呢。甲。特。威。特。道。這。是。一。定。而。不。可。疑。的。除。了。沙。突。司。有。誰。肯。去。利。用。伊。格。辣。姆。呢。當。下。我。聽。了。他。這。一。面。之。詞。心。中。雖。不。以。爲。然。但。

也不和他辯論。誰知到了第三天早晨約在十點鐘的光景果然出了一件奇事。祇見甲特威特面色蒼白。瞪起兩只眼睛跑進來。向我道：「如何？昨天我所說的話可是一些不錯嗎？」我道：「你昨天說甚麼的話？啊！何以見得不錯呢？」甲特威特道：「伊格辣姆死了。我聽了這話不由得站起來道：『你說甚麼？伊格辣姆死了？』」甲特威特道：「正是。今天早上他的屍身已在威卜爾登發現了。」甲特威特說這話的時候聲音雖很鎮靜。但我曉得他的神經一定很受刺激。這不過是竭力矜持罷了。他又說道：「昨天晚上我和你說的話。你還記得麼？後來我去睡覺。但總也睡不着。心中覺得很不舒適。並還雜着些恐怖。的念頭。我想了許久。決定等到今天天亮我就立刻到威卜爾登去一趟。所以天亮之後我就乘了自行車直向那裏的甚麼蘿屋而去。等到距離那屋還有三百碼的光景。見有許多人圍繞在那裏。我走上前一看。見他們所圍繞着的不是別樣東西。正是伊格辣姆的屍身。屍身的所在離開一條大路大約有三百碼。在一堆亂草旁邊。那時有一個人看見了。就報告警察。等到警察來時。察看一番。說道：『伊格辣姆必是在這條大路上閒走。被人推到路旁。將他暗殺。』暗殺他的人必然很有力量。因為伊格辣姆跌

下時似受有很大的打擊。而且場痕也很多。可見得這暗殺的凶手必定不止一人。但屍身的附近毫無兩下格鬥的形迹。這案子就很爲奇怪。我實在不能明白了。我聽了他的話。道你仍舊疑心沙突司麼？甲特威特道：這也難說。若說伊格辣姆果爲沙突司殺死，但沙突司何以要殺伊格辣姆？這也是一個疑問。總而言之，伊格辣姆如今是死了。他的母親委實可憐。唉！昨天晚上，我若到威卜爾登去說不定就沒有這麼一回事了。我站起來道：我要立刻到威卜爾登去探聽一番。纔是甲特威特並不阻攔。我但露出很驚詫的樣子。我也不去理他。就搭了下一班的火車到那肇禍的所在。這時伊格辣姆的屍身早就移到最近的旅館裏面預備驗屍官來相驗。當下我得着驗屍官的允許進去見他。據說已探問過許多證人的意見，都說這件暗殺案決不止一個凶手。我又把伊格辣姆昨日和我最後說的話告訴了驗屍官。忽又想到沙突司于是就他們的經過事件完全說了一遍。那驗屍官對於伊格辣姆被人暗殺以爲是件重大的奇案。據他的意思，倘若甲特威特所揣測的果真屬實，伊格辣姆得着巨數的回扣就有研究的必要了。後來我又到蘿屋那裏去，只見那所蘿屋很爲高大，是新式的。

建築屋的四周都是私家的空地上面長着許多大樹差不多蔓延到大門前面了我按了門鈴就有一個身穿號衣的男僕出來開門看他神情很爲端正他說主人正在裏面就請我進去了到了樓上一間餐室陳設得很爲華麗器具都是橡木造成牆壁上掛着些古代有名的陶器但是我無心去看不多一會沙突司就走進房來和我握手道卡羅醫生你來看我我很感激并且很歡迎你來我道我到這裏來不僅是看你還有一件很可憐的事告訴你呢沙突司道甚麼事啊我道有個人名叫伊格辣姆你還記得麼今年春天你們都住在衛生俱樂部的時候你們二人不是很要好麼沙突司道是啊我記得很清楚咧我道我方纔看見他的屍身沙突司聽我這話很吃了一驚面色也變白了高聲道難道他死了不成停了一停又道卞羅醫生他是幾時死的怎樣死法我道今天早上他的屍身正倒在離開你的大門有三百碼路的地方身上有許多傷痕幾乎認不出是伊格辣姆了這自然是被人暗殺死的沙突司不響一會方纔慢慢說道你可是爲了這事以爲很奇怪纔特地到我這裏來麼我道我到這裏來有兩個原因第一你和伊格辣姆既是朋友如今他死了你應當曉得第二我還想問

問。你可曉這件案子的內情。沙突司道。這第二個原因。你可問得奇怪了。我並沒暗殺伊格辣姆呢。我道。倘若伊格辣姆是你殺的。我就不來問你了。如今既來問你。可見我毫不疑心你了。沙突司笑起来。道。這却是我多問了。但是我對於這件案子的內情。一些也不曉得。我還得問你一句話。近來你可看見伊格辣姆麼。我道。昨天晚上我還看見他。他特地到我那裏去。有一件很好的新聞告訴甲特威特。和我知道他說有一朋友給了他一筆巨數的回扣。他歡喜得甚麼似的。但那朋友的姓名。他不肯說出。沙突司道。他不曾說出那朋友的姓名麼。我道是的。他不曾說出。沙突司道。但是他能替他說出。因為那個朋友不是別人。正是我原來兩天以前。我在無意中聽說有一個著名的珠項圈。昨天在克立司第出賣。我很想買他。來但不願自己出面。因此託了伊格辣姆代我去買。情願出價七千鎊。昨日伊格辣姆就給我一個電報。說是已經買成。約定昨天晚上送給我。但我直等到半夜。他並沒來。我就睡覺了。我道。可是你還不曾收到那珠項圈麼。沙突司道。是啊。還不曾收到呢。我道。這是個很重要的關鍵。這樣說來。伊格辣姆的死。怕是被人謀財害命。驗屍官也是這麼說。你能和我同去一趟麼。沙突司

道很好。當下他就戴上帽子和我們同走。看他神情很爲鎮定。如今伊格辣姆所以致死的原因。雖得着一些線索。但那凶手如何逃走。那珠項圈又在甚麼所在。還是個疑問。光陰過得很快。一轉瞬間已過了幾天。但這疑案仍未能明白。有一天下午。差不多是五月底了。我正在花園中閒走。忽見一部車子在我門前停了。車中走出一個婦人。他身材高大。衣服很濫褻。他看見了我。就站住問我。道：「我要見巴魯卡羅醫生。」我道：「卡羅醫生正是我。你尋我有甚麼事啊？」他道：「我是伊格辣姆夫人。你和我兒相識。並且很爲要好。你能破費幾分鐘和我祕密談話麼？」我道：「可以。當下我就引他到我的書房。關上門。叫他坐下。我道：『我認識你的兒子。他如今死了。我很爲傷心。』伊格辣姆夫人舉手教我。我不說。他却說道：『卡羅醫生。我早想來見你。但因我兒子死後。我就病了一直不能出來。如今病已全好。就特來見你。我很想捉住那暗殺我兒子的凶手。把他送到牢獄。我道：『這個自然。倘能把那凶手捉住。自得這辦法。』伊格辣姆夫人道：『果能如此。我雖死也願意了。』如今我有一兩句話問你。我道：『你儘管問便了。』伊格辣姆夫人道：『當伊格辣姆屍身發現時。是甚麼情形在甚麼地方發現？當下我就原原本本告訴了他。他又道：